

102-1 常態補助 文學類創作 長篇小說《巴別塔》創作計畫

自選完整章節

第一部

1 守護出口的人

謝保羅 30 歲 大樓管理員

每天起床後，他會把被褥整理好，環顧狹窄室內，三呎單人床架，鋪著薄薄椰子墊，扣掉床位，只剩床邊供一人旋身的空間，床鋪與門之間一塊桌板大小的方形空地，四片薄牆曾經刷上白漆，如今局部已骯髒剝落，光禿的頭頂也是白漆水泥牆，掛著一支日光燈管，右牆擺床，左牆置物，比人稍高的牆面掛著一排釣鉤掛著外套帽子與背包，牆邊一個三層合板木櫃收納衣服與雜物，櫃子旁一個單門小冰箱擺在空心磚之上，冰箱上一台小電視，要看電視就坐在床上看，需要桌子的時候，先把床面淨空，再把床底下的折疊小椅子拉出來，單人床底下的空間放腳，雙手擱在床鋪上當桌面，如果有客人來，就把櫃子裡的馬克杯拿出來，另一張折疊椅拉開，茶水飲料之類的可以放在木質的拖盤裡，當然，拖盤也擺在床鋪，得小心別翻倒茶水了。

這樣的空間確實難以容納兩個人，更別提倘若另一人需用輪椅代步，行動不便，且對方是女孩子，更不可能在這棟樓裡與他人共用衛浴，唉，太委屈了。這念頭使他心中一震，尋思著搬家的可能，每月薪水兩萬四，扣除每月固定匯到徐家的一萬元，自己的生活花銷，健保勞保，機車油錢，目前三千元的住宿費最高可以調整到五千，但究竟五千元在台北又能租到什麼樣的房子呢？他太陽穴深處痛了起來，只好像要驅散什麼似地整了整歪斜的肩，拿著裝有牙膏牙刷漱口杯與毛巾的臉盆打開房門走出去。

房門外，穿過一整排與他一樣的薄木門板，來到走道底，樓梯間的轉角有兩間廁所、兩間衛浴，過道邊上一排附有三支水龍頭的洗手台，住雅房的三四樓住戶，都在這兒盥洗，走道向陽，以遮雨棚與鐵窗完整包覆，女兒牆上方以鐵架往外突出多隔出一點空間，不成文規定是屬於該過道的住戶所有，通道很窄，不能擺放鞋架，住戶紛紛將鞋子成排擺在女兒牆上方，那約一尺寬的鐵架上，擺放了各式各樣的雜物，遮雨棚下方有長長的鐵桿，供住戶在此晾曬衣物，屋裡擺不下的雜物也往窗台上堆放，使這座生鏽鐵窗格增添了色彩。

謝保羅住在灰樓的四樓之 15，房門背後，掛了一個窄窄的木框鏡子，是在他工

作的大樓裡住戶贈送的禮物，盥洗過後，他望著鏡子打理自己，戴上帽子，捎上警棍，手電筒，對講機，身著胸口縫製的名牌繡有姓名編號的藍色制服，黑皮鞋，就是謝保羅做為大樓管理員全身的基本裝備，他騎上機車，戴上簡易安全帽，三十分鐘的車程，跨過兩座橋，來到他上班的大樓。

每日工作十二小時，細節瑣碎，在櫃臺收受住戶的包裹信件，接待訪客，從電腦螢幕監看監視錄影畫面，每週要定點巡視 42 層大樓，鞋底都快踏破了，漫長的走道從一端到另一端，會經過三十二戶人家，重點巡視是樓梯間，其實每一層走道、樓梯、轉彎都有監視器，平時在樓下櫃臺已經監看過無數次了，但據說知道有警衛巡邏，住戶都比較安心。巡邏時，常會遇到住戶來投訴，泳池上飄著垃圾，樓上的盆栽落到中庭破裂，或有人在高爾夫球練習場遛狗，留下狗糞，甚或者家裡對講機壞了，空調不冷，都找管理員處理，他也協助過夫妻吵架大打出手的糾紛。

他喜歡巡邏。即使冷天被叫去顧車道也不抱怨。每日萬步的在大樓裡尋走，或只是從窄小如電話亭的警衛室走進走出指揮車輛出入，甚至是夜晚時間的門口站崗，他都認真地逐一執行，不抽煙、不打混，其他人不願做的工作他都無怨言地接下，只因為他願意接觸這大樓所有一切，住戶，訪客，車道，梯間，花園，游泳池，運動室，這些都是構成大樓的重要部分，重複地走過這些地方，讓他有置身其中的真實感。

。

過往三年的多數時光裡，他凝望著陌生人群出入眼前，為了打發等候的時間，或銘記這些荒度的歲月，他費心記住他們的臉。

比如住戶 A 夫妻，A 先生一張方臉，深眼，濃眉，短鬚，五分短髮，皮膚是上健身房刻意曬出來的古銅，一般說來是令人信賴的長相，但性格可能過於固執，喜歡發號施令。A 太太年約四十，細眉精心修過，膚白，臉頰有雀斑，素顏的時候顯得眉眼平淡，一上了妝，五官立體深刻，淡淡腮紅裡透出的點點雀斑，令得她顯出嬌媚，沒有孩子的他們，有部福斯 Golf，住在 A 棟 29 樓室內三十五坪、附有陽台的寬敞空間裡，根據資料 A 先生是建築師，A 太太無業，他們過著謝保羅憑著紙上資料無從想像的生活。這種家庭式的住戶組合，下來拿掛號信的往往是太太，但每天開信箱的卻是先生，因為大樓管理處會先簽收包裹與快遞，再通知住戶下樓拿，所以非上班時間，比如晚飯後，是比較多人來拿信的時間。

他時常翻閱記憶中 A 太太的臉，她對管理員非常親切，記憶裡多是她無分素顏或濃或淡的髮妝底下，近乎討好的笑臉。她給人一種出身不好，但努力向上，卻始終缺乏安全感的印象，A 先生則顯得過於自信，有點裝腔作勢，像是在隱瞞什麼似地。

這些都是謝保羅無聊時胡亂的聯想。

人臉真是一種奇怪的符號，你越是深入細節，越覺得醜陋與不協調，等你深入到一個程度，他/她看起來就幾乎像是一個抽象畫了，要費心記住這些細節的關鍵是放鬆，不去記細節，而是讓視線有些鬆弛，可以將整張臉印入其中，然後如攝影機一樣，趴擦把整個臉攝影下來，歸放在腦中儲存「臉孔」的區塊裡。

等捷運或等公車，甚至是悠閒地騎著腳踏車時，他往往會將那些臉孔翻出來溫習，知道名字的話，就在上面標誌姓名，姓名不詳的，就像翻書一樣翻過，有些人你無法看得很清楚，他們總是神色匆匆，旋風一樣走過，能看得清楚的只是每日早晚不同的側臉，但那樣的臉他反而印象深刻，因為不與你相視，反而讓五官落到最舒適的位置(儘管許多人會說那是襁臭臉，在我看來是表情空白而已)，他喜歡翻閱這些不同角度的側臉，你甚至可以將他們做許多的猜測與聯想，等到真正看到正面時往往有很大的落差。

另有一種臉，永遠被口罩或帽子遮住，近年來這樣的臉孔時常出現，有時是某型流感發作時，或許是因為大樓入口處就裝置了酒精乾洗手，提高了緊張感，也或許因為交通顛峰時期，上下電梯，出入閘門的人多如上下班時的捷運站，有些住戶是在從搭電梯道出大門這段路程戴上口罩，一出大門就拿掉，另有一些，我知道是不願意讓人認出名字而戴上口罩，多是有小小名氣、卻也還不至於眾人皆識的模特兒、購物頻道主持人、演員，我們大樓裡確實住著幾位這樣的人，某些時候，他們如其他人一樣自然出入，某些時，就戴著墨鏡口罩，反而引人注目。還有些，你不知為何原因戴口罩者，好像那只是裝扮的一部分，保暖、安全、甚至是裝飾？據所我見，這樣的口罩族，多為年輕女性。

當然也有墨鏡一族，不分男女，晨昏，一律戴著墨鏡，這樣的臉越是不想讓人認得，越是輕易進入他的視覺印象中，即使被各式深色鏡片擋住半張臉，那整體印象會深刻地印在腦中，儘管可能將某甲與某乙搞混了，但只要多見幾次，又可以從他們不同的穿著打扮，甚或墨鏡的款式之不同，做出區別。

這些事既無實際價值又費心思，但反正我沒有其他事可做。

圈困在這早晚般輪替每次當職十二小時的工作裡，謝保羅需要些事情來分散心思。

有些同事聽廣播(上頭是禁止的，不過夜班裡只要是老鳥都這麼做)，玩手機(這是年輕的同事才有的習慣，智慧型手機，玩遊戲或上網購物)，看報紙(大樓免費的報紙就有三份)、有些人只要有時間就打瞌睡，好像永遠缺乏睡眠。另有一個同事，讓人費疑猜地，一直在看書，此人年紀四十五，是新進員工，一本三國演義反反覆覆閱讀，另外他也讀什麼厚黑學，聖經，佛書，購物頻道雜誌，大體說來是大廳裡等候區書報架上裡有什麼他讀什麼，有人為他為何，他說：腦中時常浮現被公司裁員時的羞辱，不看點書容易胡思亂想。謝保羅他們是一群只要手上捧著書就會有人來問東問西的人，好像大樓管理員除了盯著監視畫面，眼睛就不該看點其他什麼，但在他父親那時代啊，守門人沒有不讀書的，如果可以，謝保羅也願意拿本書打發漫長當職時間，但他是不願引人注目的，寧願翻讀他熟記的人

臉，百無聊賴編寫他們人生劇情。

閒暇或他人不注意時，謝保羅時常翻閱郵件簽收簿，與訪客登記表，也常把收在抽屜裡的訪客證件拿出來查閱。輪到他登錄郵件時，絕不馬虎，他會用他所能夠最端正的小楷，當然是以簽字筆書寫，但字跡可供人清楚辨識，樓號與郵件編號絕不可弄混搞錯，收到的郵件包裹如何置放回鐵櫃中歸檔，也是一門學問，除了按照大小，厚薄，形狀，他亦會根據住戶樓層，方便收送的時間，區別在臨時櫃臺，或長期歸放處，如住戶通常晚上幾點就會來拿，或通知了也不會立刻來取的，以及這段時間已經出國的，很奇怪常收包裹掛號信的人就是那些個，有人從也沒拿到過一個需要登錄的掛號信，有些人，簡直懷疑是在開公司似地，大小包裹不斷，總之將之分門別類。儘管同事可能不清楚他在做什麼，但也不會阻止他，反正他做這些純粹為了個人興趣。

謝保羅熟知各家住戶的秘密。或許不是最深刻的秘密，但有些秘密隱藏其中。在訪客登記，郵件收發這兩者之間，倘若，你又對他們的作息，出入，有訪，知之甚詳。

他這些個人小嗜好，不可被他人知道。

父親也是一名房門警衛。他駐守的是一個公營事業的宿舍園區，園區有十五棟日式房屋，座落於兩百多坪的園林內，入口處有管理室，父親就住在管理室後頭加蓋的小平房內，三歲到八歲那幾年，他也跟隨父親居住於此。從公職退休後，父親在朋友引介下來到這個宿舍，工作除了守衛門房，也幫忙整理園藝，那時母親已經離家，父親長他五十五歲，謝保羅與父親一起時常被誤認為祖孫，他記得那個小房間以木板架高地板，一側有櫥櫃，地板上鋪著榻榻米，屋子始終潮濕，瀰漫著父親長年點著的蚊香味道，他們郊區另有一處老屋，但幾乎很少回去了，生活僅憑簡單衣物，一只收音機，大疊書籍，與一個大同電鍋，煎炒煮都用那只電鍋解決，房間時常要把拉門拉開通氣，否則到夜裡就會臭不可聞。

對父親的印象總是他以毛筆抄寫訪客資料的神情，專注、認真，且過於謹慎了，即使連他都認得的學校教職員，只要不是宿舍住戶，他就要求察看證件，何時進入，訪客為誰，原因是什，都要仔細查問，他時常看見人們對父親露出不耐煩以及「你真不識相」的神情，語氣粗魯也常見，甚至也與人發生過衝突，年幼的謝保羅總是羞愧難當地躲在壁櫥裡，那時節他還沒上學，父親已經教會他簡單識字，少年謝保羅一個友伴也無，只能在附近的花間草叢獨自遊戲，有一戶人家，是營業課長，其妻子待他特別友好，時常喊他進屋去看電視，也給他吃甜食。

離開父親與那個小屋多年，謝保羅還能聞到夜晚從園子裡傳來的草腥與花香，各戶人家種種聲息，昆蟲長長的唧鳴，父親那種時常讓他誤以為中斷呼吸的鼻鼾

聲，斷斷續續，猶如火車氣笛。

。

大學就讀的是經濟，畢業後考上了銀行行員，過著穩定的上班族生活，工作三年他就買了車，他住自家房子，沒什麼開銷，嗜好是玩真空管音響，聽黑膠唱片，低階軍職退休的老父死後留下一個老城區舊公寓，他每日開車上下班，在車裡也聽著古典音樂，女友是百貨公司名牌服飾櫃姐，他兩決定在女友 28 歲以前結婚。

直到二十八歲生日那個秋日早晨，他如常開著汽車出門，在一個紅綠燈前如常地穿過，他幾乎沒看見那個女人怎麼來到眼前，或許他分神於音樂的美好，或許他沒有，只是腦袋放空了一會，這條路太熟悉了，時間、地點路況熟悉得彷彿一首再熟練不過的曲子可以閉眼哼唱，然後就是車子撞倒什麼的巨響，他緊急煞車。

人生似乎就停在那一瞬間了，車頭側面碰撞摩托車產生衝撞與阻隔，下意識地急踩煞車，物體彈跳到車頭引擎蓋，然後跌落在地。

目擊證人，圍觀路人都清楚看見是那個騎著摩托車的女人闖紅燈沒命似地猛衝，她頭上簡易安全帽沒扣扣環，蛋殼似地隨著她的倒地脫落在一旁，真不知道她的車速有多快，竟能產生如此大的衝撞力道，把謝保羅的汽車車頭側邊整個撞凹，也將自己拋甩至車前蓋上，重重落地。

以後就是慌亂的急救，警察局訊問，家屬叫罵，醫院探視，賠罪，再賠罪，女子全身多處重傷，內出血，臟器破裂，手術急救，仍然不治身亡。

出庭，開協調會，都是女友陪同，請了律師，他幾乎只是出席，法院最後以意外致死做決，緩刑三年，賠償除了保險金，與家屬達成協議另賠兩百萬，結案。

困擾他的不是官司或賠償，而是這整件事的發生與結束，他都來不及回神，精明的女友處理一切，對方家屬是女子的老父與哥哥，父親跟哥哥都是黑手，經營一家老舊摩托車行，老實人一家，女子單親，帶著兩個小孩子，離婚後寄住父親家，在小吃店打工，據說精神狀況一直不好，「長期就診精神科，服用精神藥物，酗酒習慣，有自殺的可能」他的律師主張，路口攝影機清楚顯示，女子在十公尺前就開始加速，闖過紅燈後更急速前駛，完全不顧車流與號誌，謝保羅的車是在綠燈時過路口，車速也在標準範圍，但在「死者為大」的輿情考量，加上女子只有三十歲，賠償金自然高，「我沒意見」謝保羅說。「都滿足他們。」

並非那件車禍或賠償使他的生活一敗塗地，但事後他整個人都不對勁了，一條人命在瞬間死去，他怎能若無其事去上班？起初是留職停薪，銷假上班之後，總覺得到哪都有人看他，對他指指點點，車禍後他把車報廢，才買三年還新著，也不顧女友說可以賣給中古車行的建議，「上面有人血啊」他說，「我沒辦法把它賣

了」，女友為此氣惱他，他都不言語。兩人冷戰許久。

賣車事件之後，與女友就經常發生齟齬，女友帶他去收驚，拜拜，總覺得他「三魂七魄沒有回來」，他心中清清楚楚，「不是那種事」，他吃驚於女友竟是如此自私，雖然滿心替他著想，為他打點，但卻將死者家屬當作「敵人」對付，在她眼中，這只是件「倒楣撞到瘋子了」的衰事，在他來說，卻是他粉碎了兩個小孩的將來，兩百萬怎麼賠得起？

一日騎摩托車到公司，通過每天必經的橋樑時，就在那橋上發作了恐慌，謝保羅熄火下車，推著車子不管後頭多少喇叭聲，執意將車推到路底，在人車雜沓的十字街頭，他稍作休息，那種胸悶、眼澀、喘不過氣來的感覺，不知是否就是父親瀕死前的經驗，他在街邊呆坐許久，那年二十八歲，即將要跟女友結婚，但恐怕今後結婚生子這些都與自己無關了，人生像海潮將他推到岸邊，沙灘已經退去，他想著自己該上岸了，才發現雙足以化為魚鰭，失去了人形。

女友總追問他詳細原因，他訥訥無法言語，僅能告知自己心神潰散，無力就業，亦無力維持人夫或情侶的責任，他發此話，女友一直搥打他的胸口，他的呼吸反而順暢許多，謝保羅想，自己擔任人的角色太久，一張畫皮已經空洞欲碎，他長長迂出一口氣，癱軟在沙發裡。

他的世界是一點一點粉碎的，先是報廢車子，然後辭了工作，足不出戶在家裡廢人一般，之後與女友分手，賣了房子，他把這一生累積的物品逐一清理，只剩下可以隨身帶走的簡單隨身物品，他在銀行開了專戶，把賣屋所得做定存，另外指定帳戶，每個月撥款一萬五到女子家中，他鐵了心要照顧她的孩子長大。

然而除了匯款，他突然無力再做什麼了，每次與家屬遺族見面，就又剝下他身上還能夠立足於正常世界的一點能力，除了自責、內疚、惶恐、納悶，更強烈的無力感將他擊垮，龐大的焦慮籠罩了他，睡睡醒醒，也服藥，總是想睡，求診各科，最後精神科醫師診斷，正名為「憂鬱症」，開藥數種，但他知道那只是個用來安心的病名，好像有個什麼病，將來就能夠將它治癒。

窩居房間一年，他才走出戶外，開始應徵勞力工作，像是把戶頭清空了還不足以償還，必須將他這個人還原到與女子相同處境，成為社會最低階的人，才足以清償，或有可能清償，奪走他人生命這行為造成的損傷，家屬早已不怪他，他幫助女人的哥哥開設一個機車行，為他們老家翻修，幫小孩設立信託帳戶，他每日工作十二小時，租賃簡陋房屋棲身，飲食粗糙，衣著破舊，精疲力竭，這些事使他有能力回到社會上，再成為一個人。

先是當建築工人，後來也做過海報派送，路邊豪宅舉牌工，彷彿汗水濕透，身體髒污，體力透支，骨肉疼痛，可以換來一夜好眠，他住過幾個出租房，從工地的

宿舍，到橋邊的違建，最後輾轉住到了這棟灰樓，灰樓裡有個人問他要不要當大廈管理員，他點頭說好，才終於從街頭工地，進入了一棟大樓。無論賺多少錢，他每個月必撥出一萬五匯到女子家屬的帳戶，像贖罪卷，老父親會為他寄來孩子的照片，轉眼三年，老大都要上小四了。他的緩刑期結束，他認識了那個輪椅女孩。

。

早班七點，住戶乙趺拉著拖鞋出現，他習慣下樓買早點拿報紙，遛狗，小哈巴狗一臉苦相，永遠等不及到達定點，據規定要離門廳二十公尺遠才可讓狗便溺，但無論大小狗兒總是一出門廳蹲腿抬腳就要在門口的列柱旁撒尿，飼主則是一臉與我不相干的表情牽狗離開，我們只好拿水桶出去沖洗，這麼體面的門廳啊，只能說一旦開始有狗溺就免不了後繼者層層疊疊堆上做記號。

中午十二點，同事傳來便當，公司配餐沒得選，滷雞腿炸排骨鮭魚排，四菜一湯，白飯添滿滿，這個崗位講究準時，吃飯十分鐘解決，小休到十二點半，兩人自動輪換，謝保羅不喫菸，也不喝便利商店咖啡，就讓同伴放風去，他繼續坐崗，聽說大家都喜歡跟謝同班，因為勞苦的事他總是搶著做，早到晚退，不偷懶，善收尾，又沒野心，他想實情只是因為自己個性怯懦，而這裡是他的避風港。

十二點半郵差準時上門，宅即便、快遞、貨運三不五時上門，有住戶經營網拍，年輕女孩不分四季總是穿個短褲就下樓，等新竹貨運收件，女孩細腿十分修長，上身一件大外套幾乎罩住頭，光著腿不怕冷，同事打趣問她賣些什麼，她說：「面膜啊！」面膜女孩男友時常更換裝扮，忽而金髮忽而黑髮，有時西裝筆挺有時短褲汗衫，但確定都是同一人，負責扛貨上樓，一待整個晚上。

下午三點，有住戶送來紅豆湯，老王吩咐謝記得喝下，湯不好，保羅照喝。送湯者住戶B，女性，獨居，年紀三十五到六十都可能，一張臉整得厲害，漂亮而僵硬，可能是前酒店小姐或媽媽桑，夜生活慣了，素顏慘澹，紋了幾次的眉，繡眼線，假睫毛是種上去的，前額飽滿，兩頰光滑，太光滑了，感覺顴骨幾乎繃破皮膚。B女常煲湯，做了就往樓下送，她家燈管常壞，水龍頭漏水，都叫保全上去。一屋子魚缸，養得孔雀魚無數，還有一隻雪貂。

謝保羅當白天班時最期待的就是傍晚四點半到來，像準時收看電視劇那樣，那兩人會結伴出現，輪椅女孩與白髮阿姨雙人組，女孩不能行走，阿姨滿頭白髮，他們的外型倒沒有什麼相像，女孩面容清麗，可能因長期坐臥上身肩膀歪斜，但總是盡力保持著挺直的姿勢，顯得瘦小卻神采奕奕，說是二十歲到三十歲都有可能，白髮阿姨外型矮胖臉上卻毫無皺紋，令人猜不出年紀，他們倆的關係，從母女到祖孫都有可能。

謝保羅的工作週休二日，早晚班每週輪替，碰上休假，或晚班時間，他就沒辦法

看見輪椅女孩了，所以並非真的每天都能看到她們兩，無法確定到底這兩人是不是每天出現，但根據那一年的觀察，他們就像上班打卡似地，準時這麼成雙地出現，從二十七樓女孩的住處搭著電梯往下降，到了大廳，如果謝保羅當班，會趕過來幫她們開鐵閘門出關，一路護送出了大廳，還不放心地站在門口目送，他會看著阿姨與女孩像演默劇似地，幾乎每天重複一樣的動作，只有隨著風的強弱，四季冷暖，天雨天晴，他們身上服飾會略有不同。

春天時，女孩會穿著粉色的防風外套，阿姨則總是磚紅色的夾克，夏季，女還會撐著藍底白點的陽傘，阿姨頭上會戴著巨大的遮陽帽，秋天，女孩則換上了棉質的連帽外套，下身蓋著毯子，露出腳上的鞋襪總是穿得整齊，阿姨則很還是春天那件夾克，冬天，女孩與阿姨都包得緊緊的，大樓風強，他們都戴上帽子穿著羽絨外套，有時還得撐傘，謝保羅覺得這樣壞的天氣不如就別出門了，但這兩人像是遵守什麼戒律似地，還是準時出現。

謝保羅望著他們遠去，那景象與節奏，輪椅推移的速度，幾乎已經成為這大樓固定的風景，像隔壁便利商店的咖啡廣告人形立牌，總是會出現在那兒。日復一日地，摩天大樓的騎樓前，百來公尺的通道上，一旁是頂上有快速道路底下是雙向四線車道、日夜川流不息的車流，但在天橋與大樓之間露出一道狹窄的天空，得把頭仰得很高很高，越過灰色的高架快速道路底的樑柱，越過所有現代建築最醜陋的底部，天空藍得很遠，好像有灰雲交織，但那底下有一幅畫面極美，黑色支架，靛藍色襯布的輪椅，裡頭坐著一個長髮、白晰臉蛋、皮膚細緻、五官清秀，二十多歲的女孩，就像只是安靜地坐在椅子上一般，閒散地讓捲髮阿姨推著輪椅出來，無論外頭是怎樣的天氣，她總是一臉好奇、卻又平靜的神色，搭著輪椅彷彿乘坐轎子似地，呼吸節奏與那阿姨推送的輪椅速度配合得極好，一路平順地，沿著無障礙坡道，一路穿過大外樓長長的人行道，穿過一樓座落幾家店鋪，阿布咖啡、鐵雄串燒、亞瑪服飾，穿過風林髮廊，就是一大段略微傾斜的坡道，那是大賣場的進貨倉庫，這時阿姨得用力扶著輪椅，免得往外傾，女孩也很有技巧地控制著煞車，通過倉庫地面終於平穩了些，就到達回收住戶廚餘的環保區，阿姨會把掛在輪椅上的一小罐廚餘倒進不鏽鋼桶子裡，再用旁邊的洗手台把桶子跟雙手洗乾淨，她們繼續往前，就是地下停車場的車道，這時會有另一個車道管理員跑出來幫忙，車道出入口太傾斜了，而且總是時常有各種車輛出入，不方便輪椅行進，終於安全穿過崗哨，她們左轉，被花台與植物遮住，謝保羅就看不見兩人了。

接下來的路程謝保羅可以想像，但也無法準確想像，這一趟路來去大約五點半會回到大廳，就該上樓煮飯了。這段路途，應該就是到附近的市場買菜，回程也可能繞道地下樓的大賣場買生活用品，這些事是幾次阿姨下樓拿郵件，與其他管理員閒聊時談起，彷彿知道他特別關心女孩，刻意透露的。說起即使雙腿不便，女孩堅持每天要到外頭逛逛，就喜歡附近的黃昏市場，跟大樓地下層的大賣場，但遇上市場人潮眾多，出入不便，阿姨會帶女孩到市場入口的便利商店戶外座位，

點一杯熱可可給她喝，遇著天氣太差的日子，他們倆甚至就到阿布咖啡止步，阿姨去倒廚餘，女孩在店裡喝一杯焦糖熱可可。但他倒是曾因去買便當時在市場邊上與他們相遇，女孩腿上有個綠色的籃子，裡頭裝載許多蔬果，他驚訝她的腿經得起這麼重壓嗎？她倒是沒事人般地對他點頭微笑，阿姨受傷的眼睛微眯，不認真看也不會發現有何異狀，她們看起來就像尋常母女一般。後來謝保羅知道她們兩是顧傭關係並沒有血緣，但看起來情感親密，互動良好，卻比他在大樓裡所認識的其他血緣家人，關係更緊密。

回到座位上，其他同事都拿他打趣，「暗戀歐！」同事老賈笑道，「護花使者！」同事小陳也笑，謝保羅揉揉頭髮，沒反駁也沒答腔，有住戶來領包裹，他趕緊到後頭的檔案櫃裡找，隨他們愛說什麼，但他臉紅了。

他們在這棟大樓當管理員，身兼警衛、保全、管理三責，接待、巡邏、保安、收發信件、代叫計程車、甚至住戶出入行李太多幫忙提領，遇著輪椅族一律幫忙開閘，有拿拐杖的老人、孕婦、小孩，免不了幫這幫那，遇上小狗走丟，愛貓脫逃、也得幫忙找尋，該做的不該做的，都包辦，事情多如牛毛，幸好隔壁就有便利商店，不然還真拿他們二十四小時警衛當 7-11。

但他在這棟摩天大樓工作，每天看見這麼多人進進出出，每天十二小時忙裡忙外，時間過得飛快，即使每週得輪守，日夜班調來調去，還得輪替到車道站崗，他都不以為苦，他喜歡看人。

摩天大樓是他從房間裡過渡到現實世界的通道。白天黑夜，他總覺身在夢中，因為睡夢不僅在黑夜裡發生，也時常在白日來臨，他在城市另一邊，租了一間人稱籠屋的雅房，那棟樓房是工廠改建，上下四層樓，一百多個房間就像蜂巢般井然有序、卻又令人眼花的群聚著，房間分成四種，越高越便宜，他剛搬來時住在四樓，兩千八附水電，房間只有一坪半，沒有附床架，直接床墊鋪地上睡，放了床屋子就滿了，連擺張椅子都有困難，頂樓又熱，屋裡只有台抽風扇，半年後他搬到了三樓，三千二包水電，兩坪半，附設的床架底下有置物空間，他在舊物行買了小冰箱，電視機，電腦則是用不上，一二樓是三坪的附簡單衛浴的套房，一樓的住戶還有自己的後院可以晾衣服，所有房間都是以中間的走道相隔，有個對走道的窗，冬冷夏熱，沒冷氣，家家戶戶都在窗台裝著抽風扇，夏天夜裡，常看見建築外的空地上，人們拿著小板凳，藤椅，塑膠椅，甚至鋪上木板，在戶外納涼，這棟樓住的都是工人，窮學生，失業的中年人，或經濟能力不足的年輕夫妻，或許因為太窮，沒什麼好失去的，對人倒是不太提防，他不曾加入任何乘涼、野餐、烤肉、煮火鍋甚至包水餃的活動，但有個做饅頭的老伯送給他幾顆饅頭，他沒拒絕，好吃。

他一天就吃兩頓，一餐是在上班處叫的便當，公司有餐費可報銷，不上班的日子，是把加了青菜的泡麵或外頭買來的便當帶回房間吃，他花很長時間在讀書，用雙層窗簾將僅有的一扇對外窗緊緊遮住，像按鬧鐘一般地準時生活，他在紙上試圖畫出輪椅女孩的模样，他也嘗試著把「那件事」回憶起來，但這兩者都是徒勞無

功，女孩或許就像那件事，深切地影響著他，但他卻無能記錄下來，他只是被籠罩在其中而已。

做為管理員這幾年的生活裡，他看過許多人進出，來到，以及離去，他在家給輪椅女孩寫了很多信，但始終沒有勇氣丟進她的信箱裡，即使他清楚知道她的住址與信箱位置，她所有的郵件都是他收送的，他要夾帶一封自己的信，要像長腿叔叔那樣偷偷給她送禮物，可以輕易做到不被人發現。

女孩臉上身上全看不到任何憤滿悲傷，她平靜得出奇，往往沒事人一般挺直身體蓋著毯子坐在輪椅上，一晃神你會以為她隨時可以站起來走路，那張輪椅只是尋常椅子，她看見誰都是那樣微笑著，好像她過得很美好，再也沒有比現在更好的生活了，那種新鮮而好奇的笑容，他從沒在任何人臉上見過。

他想過與她一起生活的種種細節，為了與即使僅有百萬分之一的可能，他做了許多努力，最初，他頻繁地進出女孩與阿姨常去的黃昏市場，也在休假的日子裡遇見過他們幾次，半跟蹤似地尾隨著他們走逛，他知道阿姨常買的攤位，女孩喜歡吃的蔬菜種類，他還知道不用買菜的日子，他們繞遠路去附近的公園散步了，這段路推輪椅很累，路面起伏，車流很多，但阿姨知道如何拐進小巷，走最近的路，他真想走上前去，一把抱起女孩，說：「我來」。或者，就讓他推輪椅也好，阿姨年記大了，眼睛又不好，走這樣的大路，危險啊。

後來，他會拉把矮凳，坐在上頭，想試著從女孩身處的高度看世界，後來索性買了一台二手輪椅，放假時，他會把輪椅扛下樓，在住處附近的空地練習，旁人問他，他只是笑著說：「將來有需要」。他用棉被包裹四十公斤的白米，縫製成一個「布偶」，用那幾乎等高等重於實體的偶，來練習照顧病人，如何將女孩從輪椅抱起，放到床上(有時會突然湧起色情的聯想，他臉紅了起來)，那真實的重量，就像女孩位於他的心臟上方，有時他就抱著那團形狀怪異的物品睡覺，他知道他過頭了，因為纏綿夢中，醒來也有遺精，女孩是他在世上最珍愛的人事物，起初他仍有罪惡感，畢竟時常要見面的，但時日一久，他已經習慣與這個沈重的布偶生活，也不再覺得罪惡感了。

最近他又養成新的習慣，放假時，他會帶著錄音機與相機出門，騎著車跨過橋，進入新城，每次設定一個路線，「讓我成為你的腿」(為何還是充滿色情意味)，在某些他未曾寄出的信件裡，他開始勤快為她描繪每次冶遊的見聞，「當然，以後一定會買車，就可以帶著你到處去」他心中自語，但目前買車是不必要的，他高中時就會開車，只要時機一到，買了就可以上路。

他瑣瑣碎碎，日日有新招地進行著「將來我會照顧你」的計畫，每天照常去上班，看著女孩下樓，她淡淡對他微笑，比旁人淺色的眼瞳，彷彿可以映出謝保羅的倒影，他記得阿姨曾說過：「我老了，這孩子怎麼辦？」

他記得。

他不知自己配不配，但他想要照顧她，這是他長久以來首次萌生「為自己某件事」的慾望，像他這樣微薄的人，能生出這麼大一個願望，使他的人生激動起來。

。

女孩突然離開，事前沒有半點徵兆，他休假後發現連著幾天都沒看見他們，問了同事才知道，說女孩病況嚴重，住院去了。半個月後，她的親戚回來處理東西，說女孩走了。

他失魂落魄了很久，非常久，感覺就像「那件事」發生時，掉入的黑洞，白米紛紛從被磨損的破洞掉落出來，逐漸淘空，輪椅荒廢在空地的雜草叢，騎著摩托車上橋時，常想把龍頭一轉，碰上橋邊算了。

然後那個夢來臨了。

那是在一次消防安全演習，他負責檢查一百多戶的室內煙霧偵測與自動灑水系統，得挨家挨戶檢查，他終於進入了女孩的屋子，但已經是其他人居住了，不知格局有否改動，但他注意到屋內的無障礙設施並沒有拆除，他看見那些方便輪椅推送的拉門，地板無一處突起的平整，甚至櫥櫃電視櫃書桌都設計成方便輪椅使用的高度，浴室裡防滑的扶手，他忍不住溢出了眼淚。

此後，那些人家裡的格局，擺設，以及面孔，都在他腦中揮之不去，那次，伴隨著每日的巡邏，夜裡回到住處，他做了奇怪的夢。

他只是個平凡得近乎螻蛄的男人，內心背負著無法清償的罪咎，他孑然一身，不配得到幸福，然而夜晚一入睡，他期待著那個關於摩天大樓的夢境來臨，那麼他就可以自由在那棟樓裡遊走，巨大的建築，變成劇場剖面，每一層每一戶都是開放的，這不是他的創舉，百貨公司就是這樣的形式，差別只是這裡是住家。他就像電影裡穿梭不同片場與故事的演員，跳躍穿梭於這些大小不一的「住宅」，立面剖開，光亮亮地，都帶有一種舞台氣息。

每一個樓層都標有不同的樓稱與戶名，以數字編碼，但因其開放性，你也能從外觀判斷，A棟17樓，如果是百貨公司就會是「高級女裝」，從屋前廊道走過，這些25到42坪的兩房或三房個格局，幾乎都瀰漫一種女主人的意志，你會看見穿著或緊身或寬鬆，或講究或隨興的主婦們，在那兒打掃，帶孩子，做家務，屋裡的沙發，廚具，窗簾，地毯，是像他這樣的男性不會選購的，但感覺上都是精心挑選，與住家的氣質(與經濟條件)相符，妻子們都看不見他，也不知道僅僅一牆之隔的鄰居與她竟喜愛同一個品牌的寢具。他繼續閒散走逛他人生活。

如此的夢境，難分晝夜，住宅像一群海底的發光魚種，燈光大亮，彷彿以那光，吸引著他的前往，他像個隱形人般地自由穿梭，有時會因為窺探他人的隱私感到

不安，有時，見到孤獨飲泣的美婦，又恨不能讓對方曉得他的存在。

最後，他總會走到女孩的屋前，他敲門，婆婆來給他應門，他一進屋，就看見坐在輪椅裡的女孩，每天，他們都做不一樣的事，就像他曾練習的那樣，簡單地生活，陪伴，他扛起女孩輕如羽毛的身體，帶她出門去。

夢中的城市不再只是滿布汽機車廢氣，灰撲撲的城，夢裡的他，們彷彿可以走到很遠的地方去，即使女孩依然半身癱瘓，他抱起她，大步向前，世界就為他打開了。夢的後半段他總記不清，太幸福了，以致於他們到底有沒有肉體的親密，都不真切，早晨他在一種奇異的幸福感裡醒來，不再淚流滿面，那短暫夢中的相會，使他感覺自由、輕盈、平靜、不再是那個負罪的自己。

在夢裡，他的罪被愛情洗滌，女孩打開為他沒真正一日坐過的牢，將他無條件釋放了。